

禮

記

通

解

禮記通解卷十八

郝敬習

中庸第三十一

此篇聖門約禮之教傳心之典也。先儒取以別爲一書。師說相承久。而鄙意小有出入。故言之不覺冗瑣。今併附左方。以俟明道君子裁削焉。

中庸總論

中庸子思贊揚祖德。繼述聖教而作也。中者太虛自然之名。庸者日用平常之理。中自堯舜以來相傳而庸則仲尼始發之。聖人盡性立人極。雅言執禮。其教

不越民彝物則以用其中庸以用中而中始著中以
妙庸而庸益神易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洗
心退藏于密百姓日用而不知程伯淳謂體用一源
顯微無間此也記者取而列之禮何也非記者之意
是孔門之的旨也子云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禮者中
庸而已禮不可斯須去身卽中庸不可須臾離執禮
與執中無二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約禮而存未發
之中也中者禮之體和者禮之用教莫大乎禮道莫
大乎中庸故曰大哉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君子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以崇禮始于戒愼恐懼

終于篤恭平天下。崇禮之謂也。故中庸者。性命之與禮教之原。其來遠矣。至宋程正叔朱仲晦諸子。摘取此篇。與大學別爲二書。離禮獨行。愚竊疑之。昔者孔子罕言性與天道。何爲也哉。非曰秘之良以大道不外日用。擇言高論。必有遺脫之憂。故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又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佛老之說。與聖道非二也。特以其孤譚性命。遺落世故。人心壞。禮法弛。所以爲大亂之首。不可用也。予嘗語學者。凡民不知有道。不知是病。及知有道。知又是病。騎驢覓驢。愚不肖之醉易醒。頭上安頭。賢知者之病難瘳。故曰。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味。味終不離飲食耳。今以飲食爲糟粕。專與人言味。何自而得味哉。故曰。下學而上達。聖言至精密已。人若不饑。食亦長物。不渴。飲亦長物。能率性道。亦剩語。能由道教。亦虛器。故諺有之。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此言雖俚。實是聖人無行不語之意。子思憂禮教日衰。繁文日盛。窮思反本。而作中庸。與大學意同。蓋禮至叔季。忠信薄矣。不可無中庸。以爲根柢。不可無大學。以爲包絡。今欲割此二篇獨行。舍禮專譚性命。將有空言無實。薄視名法。若老聃瞿曇之爲者矣。是以宋室南遷。國祚奄奄。諸

君子方守誠意正心爲理學而國未治天下未平與
清言之無救于晉亂佛法之無補于梁亡如唯之與
阿夫然後信聖教本無敝而佛老所以惑世誣民者
正惟其空譚性命非有他也今儒者離禮獨言中庸
身蹈二氏之癖又詆二氏爲異端及其不勝遂舉性
命宗旨一切割以予之曰此禪耳玄耳于諸家言語
文字稍涉二氏輒引嫌避諱自以爲儒夫二氏所異
于聖人者非以文字也道果異邪何嫌文字之同道
苟同邪文字雖異無以別學聖人者在真見其是不
在文字間避嫌疑也佛本夷狄侏儻之語借中國聖

人文字緣飾其說文字原非二氏有也。自堯舜繼天垂統，仲尼脩道立教，千有餘年，彼乘吾聖遠經殘，假託依附，所謂因果輪迴、長生不死、齊東野語，姑置勿論。其他近理如明覺真空、清虛無爲等語，皆六經殘膏賸馥，彼叨竊吾餘如客子寄生、居吾土食吾粟，何得與吾抗？而吾以地主宗盟，乃望塵卻避，可謂慎而無禮則惠者矣。且儒非佳名也，儒者儒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豈文弱可名？魯哀公以儒戲孔子，孔子不居。其教子夏曰：勿爲小人儒。論道德言勇言強，不言儒。六經之訓，稱帝王聖賢，而儒之與百家

列也。自司馬遷劉向班固始耳。彼以儒命我。我沾沾
自喜。援孔子爲儒師。牽帥七十子爲儒徒。名不正言
不順。至于南宋。而儒斯極已。故其失天下也。委中原
以奉胡虜。不能恢張治道。而偏安一隅。疲茶以亡。其
諸君子學術復然。割聖道以奉佛老。而株守理窟。漠
忍無用。世因道汙。諒非偶爾。由斯以譚。自漢至宋。訓
詁不明。道未嘗微。自宋至今。知解漸多。道未嘗顯。始
信虛見無實。道無增減。今欲統一聖真。惟守下學上
達博文約禮之訓。以默會其所謂中庸。使知行合一。
費隱兼體。內外時措。顯微無間。彼二氏語上遺下。自

不能出吾範圍矣。予故挈此篇還之記者。孟氏所謂
反經。莊生所謂千載而知其解者。且莫過之矣。

學不可以不講。道未可以講得。夫子終日言。而曰予
欲無言。論語二十篇。言學未嘗定指何事是學。言道
未嘗定指何物是道。昧者謂爲隱。子云。吾無隱乎爾。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丘也。可謂披肝瀝膽。數千
年來。無人理會。此非可無心得。非可有心求。然而識
之。卽無處非是。儒者以道爲題目。犯手做作。道自道。
學自學。人情世故。又是人情世故。理學又是理學。則
莊生所謂懸疣枝指者耳。佛氏謂無一法可得。是謂

得法此語本聖教皆被儒者割予佛佛行不顧言棄
父母捐妻子毀形體滅人倫以希出世其支離愈遠
而儒者并此旨亦未領會間有會者輒共訾爲異端
然則道何由明乎大抵愚不肖以無心迷賢知以有
心隔其失均也有心無心之間孟子謂有事勿正勿
忘勿助于古知音孟氏一人而已

論語孔門傳心之典而不數言心唯回也其心三月
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矩二語心且不數言況性與
天道聖人之意可知天人性命誠明顯微費隱有無
皆發自此篇明德至善定靜安心意知皆發自大學

而皆寓諸禮範諸規矩錯諸實地。非空譚也。聖人之
意又可知。釋氏五蘊六入六根六塵十二因緣十八
界種種名色。搏空捉影。茫無憑藉。儒者復有天理人
欲存養省察。表裏精粗等語多方。而心境未融。顯微
不貫。均之深譚素隱質諸論語。無此等深刻之言。奈
何。後儒獨舉此二篇單行。所宜取而合之也。

此篇雜引聖言。薈叢成文。遇罅處以意填補。文若不
續。而脉絡貫通。心領神會。存乎其人。朱子章句大有
分曉。較大學爲近之。若鄭註孔疏。孟浪無足觀矣。朱
註分三支。其實一片文字。今畧分疏。使初學易解。自

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統論中庸源委。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至死不變強哉矯。論實體中庸之難。自素隱行怪。至小人行險以徼倖。論道不越尋常。所以爲中庸。自射有似乎君子。至雖柔必強。舉帝王制作。聖明經綸。不越人倫。以實中庸之用。自自誠明。謂之性。至純一不已。發揮孔子所云。誠明天人以究中庸之微。自大哉聖人之道。至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者。其孰能知之。極言道德之至。惟仲尼能全體素位而行。所以爲至聖至誠。集中庸之成也。蓋中庸之教。發自仲尼。子思奉揚祖德。故以仲尼終。自詩曰衣錦尚

綱至無聲無臭至矣。歷引詩反覆咏嘆道之微顯歸極于天以終首章天命之意。通篇從天說向人。又從人說還天。中間發揮天人之蘊。顯微兩字爲一篇樞紐。乃其天人合一而道中庸者也。

通篇大畧謂道本諸天命。人性聖人設教不過脩之天下無往非道。其要只在人心。人能涵養此心于靜虛獨照之中。達于日用事爲。隱見如一。顯微無間。性體周徧圓融。則無適不與道俱矣。蓋人心已發未發卽是道之大本大用。中和極致則人與造化同流。此從古聖神相傳中正平常之理。仲尼所傳中庸之教。

然也體此者爲君子反此者爲小人而民鮮能之何也道本天命人性一片虛靈合下清通無礙率之卽是所謂知也真知卽是真行微顯合一更無漸次差別但凡民以習氣障却性天顯微不貫離知求知知反成虛見更須求行幫補知行始分爲二矣知不能行所以道不明行不能知所以道不行豈天下有道外之人祇爲當面錯過所以中庸鮮能契緊爲鮮知耳然則欲道行必如大舜中庸之知卽是行欲道明必如顏淵中庸之守卽是知顯微合一道乃不離此際有真力量自強不息天行之勇也其曰中庸何也

蓋道探之隱微則空虛無物泥于形迹則浮泛無根
此素隱者與遵道者兩失之惟聖人與道爲體顯微
無間乃能依之顯者至費也微者至隱也卽費而隱
卽隱而費其費也人皆可知可能其隱也聖人不知
不能其費無外其隱無內其神妙活潑無方其體段
充周莫禦故人欲爲道不必遠求卽人卽道卽道卽
人我之道卽在我人之道各在人夫婦父子君臣兄
弟朋友常言常行各自盡而道在矣故君子素位自
得安常處順脩己俟命則天人交得所謂中庸蓋如
此非離卑近求高遠也高遠不離卑近此顯微之義

也尋常人倫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顯也卑近也天地鬼神微也高遠也人道非邇天道非遠道德倫紀卽是天命人性鬼神變化不過人心中精誠帝王功業不過人情上孝思制禮作樂尊祖敬天取人立政治天下國家不過尋常家庭父子繼述與三德五倫九經之理不過明善誠身之事其脩于顯者皆人也其通于微者皆天也而誠明者天人之秘也天命人性本來虛靈惺惺兼照至見至顯故謂之明此外原無有誠爲對祇因衆人私欲昏擾眞明受障不得透露謂之妄妄卽不誠磨練得妄淨則眞體自現

顯微不二萬應皆真是謂之誠與明非二也人同此
明但患不誠聖人神明惟其誠至耳故中庸言誠要
之與明一也誠而明者天下之至誠一性全真天地
人物總不越自性中明之至上也明而誠者致一曲
之明積累至動變化誠之至次也誠而明者其知如
神無遺照也明而誠者其道咸宜無遺理也要其機
只在無息無息者顯微合一時中素位須臾不離依
乎中庸之謂也無息便與天地相似天地惟顯微無
間真常不二所以易簡而成變化人性卽天命一點
虛明常住不昧則參贊位育與天地配此誠明之至

天人之秘。中庸之精也。由茲以譚。則中庸之道。豈不大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何莫非道。日用倫常。周旋楊襲。何莫非道。皆所謂微之顯也。但脩德凝道之君子。振古有幾。必德性醇粹。學問精密。敦厚崇禮者。乃能微顯一貫。上下治亂。無入不得。自生民以來。禮教之宗。未有若仲尼者矣。躬上聖之資。道與時違。爲能素位而行。周旋中禮。非所謂依乎中庸者與。堯舜旣遠。文武不作。天地人物之統會。往聖來學之依歸。千萬世名教之宗主。惟仲尼一人。雖無可徵可尊。必信必從之特勢。而全體三王天地鬼神後聖之道德。雖

遯世不知。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覩。而天地古今帝王之道已會其極。其真天下至聖聰明聖智功德配天者乎。其真天下至誠盡性至命神不可知者乎。功德配天顯之至也。神不可知微之至也。顯微無間道德之至也。性命本同出天人非有二。詩可以興知道者優游諷詠默而識之矣。

或問朱子以無過不及言中如何。曰未可也。中無名象無方所中若有名象方所子思更不須添一和字衍說矣。無過不及正是發而中節子思不以名中而以名和和切近中然不可以盡中如以無過不及爲

中便是子莫。每事但揀定無過不及。則中成死局。若此四字可名中。舜宜以命禹。箕子宜以告武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宜据此作易。易六十四卦。惟發揮一中。孔子難言。故云執其兩端用其中。孟子難言。故云執中無權。猶執一。子思得聖祖之傳。直指喜怒哀樂未發當之。更添發而中節之和。觀貼方稍露端倪。聖賢傳中之難如此。今拋却底本。硬執無過不及。焉能做得中出。纔著模擬。早已不中。但有式樣。都則非中。擺定無過不及。格子依樣葫蘆。失之愈遠。夫子嘗言過不及。爲檢舉衆人鹵莽滅裂之病。豈可遽反其語。

以爲妙道精義善言中莫如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斯又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陰陽不測之謂神卽子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合而觀之中其可知矣

中者在中之義宛然在中不容擬議是乃萬事萬物元神無處不在而無跡可尋子思言和是大衍法未發不可見借已發衍之亦便是顯微無間之旨雖有辯才說中不出從來說中都是發而皆中節之和孟子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其

言性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孟子受業
子思之門人此便是傳授心法今只已發未發兩語
數千年來學者尚在雲霧中豈非莊生所謂千古旦
暮者與

子思增一和字又不如夫子增一庸字庸可兼和和
不能盡庸言庸則顯微無閒庸者常也用也常用之
謂庸程子謂不易之謂庸非也易變也一闔一闢之
謂變不易不變不可謂中不中安可謂庸非仲尼脩
道本旨仲尼脩道不憂其易憂其不常離常求中必
至隱怪不離人倫庶物是名中庸

人者天地之中聖人用其所爲人者而已穹蒼以上
日月星辰之遠泉壤以下山嶽河海之深聖人所知
所能者九牛之一毛不能知亦不必知知人之道而
已不能行亦不必行行人之道而已故曰以人治人
能盡其性則可以參天地參者三也三者上下之中
也三才之道莫備于易易卦爻莫備于中初上無位
天地之象非人所能故中庸者亦以名乎天地之中
人之所自得者而已

顯微二字是全篇紐子首言顯微中言費隱卽顯微
也鬼神卽道亦言微顯末章反復申明不越顯微二

者離則百敝生二者合則德可入道可疑夫子謂下學而上達顯微之謂也中是微庸是顯先儒說中庸不透此旨故學術亦差

中不離庸卽中是庸庸不離中卽庸是中庸如茶飯中如茶飯裏滋味只此宇宙只此民物更無離此別有玄妙尋常處玄妙玄妙處尋常故曰中庸顏子當初仰鑽瞻忽亦只爲見得太高離顯求微夫子誘以博約亦只是中庸

道不外目前越是目前越是實在更著不得些子玄虛越是目前越近自然玄虛總在裏天人合一顯微

無間中和一體。此際難容擬議。纔擬便隔千山萬水。纔說便似捉影捕風。但黑黑體究脉脉印證。聖人所以貴默識。無行不與也。

篇內譚鬼神是極玄渺。譚天地是極曠蕩。譚帝王是極烜赫。鬼神只是人心精爽。天地與人同此虛靈。帝王功業只是人心上經綸。料理眼前人倫庶物而已。遠處卽近。微處卽顯。易處卽難。今人學中庸。休問天地如何。鬼神如何。帝王如何。但作止語。嘿應事接物。處時時戒懼。慎獨以致其中和。則天地鬼神不違而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

有形之類天地爲統論道天地至矣人生耳目所到更無過此耳目所不到儘揣量無用人生世間了世間事只有性命了性命上事更管甚六合以外聖人說天說地爲是性命所從出拚棄不下六合外縱有大千世界儘知得見得無用若要識取只在眼前一念靜虛喜怒哀樂未發清通圓融境界非大非小非有非無六合內外總在裏許夫豈遠求是曰中庸中庸只是易簡易簡只是自然自然之謂天不自然便屬人故道原于天極于中世間倫物一絲也自然由人安排不得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錢著些子

便不易簡故曰中庸

世間道理都從心上化現若無人心雖有天地萬物無由發揮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后行中庸言天下大本局定在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聖相傳之秘大虛渾是一片靈覺人心渾是一箇大虛除却人心更無處可端倪夫子贊易亦只發揮入道千古聖賢只料理人事易有大極人心之謂耳

此理未可全仗講解須昧昧理會儘說得似都非子思已饒舌矣若論語二十篇何曾有此等深刻語當時列在諸禮中要將禮來填實將此去浸透那禮篇

中言周公制作孔子爲政皆禮本色不檢還禮單看
無巴鼻馴成一箇佛老

釋氏欲破人執礙侈譚大千而狹小天地言道不言
天言性不言命離天命言人性性無棲泊將世間道
理儘由恣蕩無範圍根蒂所以失之中庸脩道必本
諸天言人必言天言性必言命世上一切人倫物理
都是天道自然物與無妄增不得減不得由人不得
欲不如此不得合下停當實在證盟包括無餘世豈
有天外之人物何必爲天外之妄想爲大千之說說
爲出世之空譚履之卽禮由之卽道此中庸之教萬

世永賴也

仲尼言中庸罕言性命子思言性命必稱仲尼蓋性命以中庸爲實際中庸以仲尼爲宗師故言必稱仲尼者亦慮學者岐而之他也時佛教未入中國聖賢已先覺其敝況今佛教充塞儒者欲舍禮孤譚性命而詆禪寂爲害道嗟乎言性命而離禮樂其誰非禪寂也與哉

或問中庸之旨與二氏同異曰道同教異中庸言未發之中不觀不聞不顯之德無聲無臭與佛言清靜本來老言致虛守靜同中庸言誠佛言真中庸言明

佛言覺中庸言顯微佛言圓通皆吾聖人已言之緒
但佛老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起教拋却生偏理會
死聖人素位而行視生死如晝夜生則盡倫死則盡
禮二氏以世界爲煩惱混同不分聖人憂患天下綜
理周密二氏以無生爲樂以有生爲苦聖人喜怒哀
樂不違人情二氏專譚性命遺落世務聖人罕言性
命大道爲公二氏勤脩因果徼求利益聖人率性無
爲直道而行二氏偏枯聖人圓融二氏褊小聖人廓
大二氏無實聖道有用二氏有爲而爲聖道自然而
然大抵二氏以無遣有中庸卽有是無二氏斷絕世

緣偏接上智中庸安頓世界賢智愚不肖各得其所
二氏出世中庸經世嗟乎世可出乎徒罔入耳其最
舛者以譚鋒爲頓悟開末學狂騁之端至莽蕩空虛
喜躐等而薄深造是學問之害也以出家爲脩行作
亡命遁逃之藪至毀形滅倫變中國而爲夷狄是世
教之賊也故韓愈氏欲人其人火其書是尚足與議
道德乎儒者不核其實不討其叛不服其心陰畏其
逼而陽避其似宜彼之滋張也

第一章

舊本不分章今依程朱本畧加改訂如左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章子思首自立言。爲一篇要領。大虛曰。天賦子曰。命。命有二義。有分付義。是天之所以生人物也。易云。乾道變化是也。有主宰義。是天之所以爲天也。詩云。於穆不已是也。大虛非頑空。知氣生生。成繼而爲人。

故人性卽是天命如冰自水出水卽是冰太虛神靈性卽大虛一大虛化百千萬億大虛各各圓滿不相假貸不相妨害大德小德敦化川流所以出也釋氏謂帝網交映三千大千河沙塵刹巧說曲譬無非蹈襲此旨蓋天道貞觀如火火聚命而爲性如千炬萬竈同是一火天之無聲無臭卽人不睹不聞之中命之於穆不已卽性顯微無間之神天也人也命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人性無名故卽天命名自然而然曰天莫致而至曰命與生俱生曰性一也天下萬事萬物何者非天何者非命卽何者非性知人性爲

天命道之全體大用畢舉矣。朱子論性兼人與物。又分氣與理。夫大虛絪縕。惟氣氣虛而靈。故曰知氣在上。氣卽是知。知卽是理。非氣外別有理也。以氣爲生。以理爲性。其說倣于孟子。然孟子實無此說。告子論生之謂性。孟子亦無以非之。但病其于人物無分曉。未嘗以生之謂性爲非也。今此天命之性。非生之謂性。而何。儒者欲別氣與理。以避孟子之譏。本無真見。隨人短長耳。天命之性。雖通人物。中庸本旨。責成在人人者。天之心。萬靈之會。故曰人能弘道。待其人而後行。如性必兼人物。則喜怒哀樂未發已發。大本達

道兼責之物不能矣率者引伸直達之意人性得于天者萬有皆備苟能順應直達無遮畱轉換增減等弊則日用常行天機長裕活潑此往彼來各有當然平坦可行之路是謂之道脩莖治也恒人不率性機巧變詐則大道荆棘聖教多術無非因其坦然共由者翦除邪穢疏達正直而已是謂之教學記引說命曰教學半凡由學入者皆謂教不但聖人設教乃爲教也後章云自明誠謂之教是也須臾者不久之意須待也臾曲也速則直遲則曲離者舍而去之析而分之皆是也道不可須臾離謂天人之合性命之會

無間可息。非但人不可離道。道自無罅隙。也不睹不聞。人心靜虛之體。卽天命之性。人身中各具一大虛。不以靜有。不以動無。戒愼惺惺之意。恐懼寂寂之意。睹屬目。目爲火。其神外朗。故戒愼有外防意。聞屬耳。耳爲水。其精內明。故恐懼有內斂意。人皆以人不見爲不睹。君子雖衆目共睹。而所不睹者自在。常戒愼爾人皆以人不聽爲不聞。君子雖衆耳共聞。而所不聞者自在。常恐懼爾。皆所以此心于應務酬酢涵養虛靈而杜妄緣之擾也。見現也。隱不現也。微不顯也。見顯卽睹聞也。隱微卽不睹不聞也。獨者不容一

物之名卽隱微也。禪語云真照獨存是也。慎卽戒慎恐懼也。言道體無分于隱見微顯卽易云顯諸仁藏諸用。程伯淳謂性無內外靜亦定動亦定也。蓋無形無聲之真體卽有形有聲之含藏共見共聞之作用卽獨見獨聞之精神寂然不動者卽感而遂通者也。萬象森羅者卽冲漠無朕者也。天人一體顯微不二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卽獨睹獨聞卽共見共聞是以君子無時無處不戒慎恐懼以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以下申言天命率性微顯不離之義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性也發而皆中

節率性也。中者，天命人性之體。陰陽不測之神，道之元也。自堯舜授中，列聖相傳，未有直指其體者。子思得聖祖之傳，直以人心喜怒哀樂未發當之。蓋此未發，人人自有，人人共迷，非可以躁擾求，非可以枯寂得，但能常靜虛，隨處自顯露，非有非無，非難非易，非大非小，非遠非近，非外非內，非實非虛，非人非我，非古非今，微妙玄通，不可思議，是名曰中。此大一元神，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性，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萬物之靈，恃有此耳。此千聖退藏之密，無名無狀，而名之狀之曰中。然又曰：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者何也蓋未發了無可得必向未發覓中是使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也一息尚存心未可死未發焉可得則中將終不可見乎孰知夫所謂未發者非灰其心之謂也生生之謂性存存之謂性一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靜亦定動亦定未發之體卽在已發之內已發不乖乎其節卽未發行乎其中此所謂微顯隱見通一無二之道也因用證體導流濬源故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以四端言性正此意學者但能涵養此心使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未發之中無時無處不在

故其要惟慎獨。所以養未發之中也。戒愼恐懼云者。豈孰空守寂之謂與。中卽性也。命也。卽不睹不聞也。隱微也。獨也。故曰天下大本。和卽率性也。睹聞也。見顯也。故曰天下達道。和所以用中。達道所以行大本。無本則道不達。無中則和不行。不存養于隱微而徒脩飾于耳目之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中者衆也。若復滅情以求中。不知達道之用。空虛無實。亦非堯舜仲尼所授之中也。故子思以和言中。以發証未發。見道不離平常。所以爲中庸之教也。致者擴而充之。致中和者。無時無處而不戒愼。以全其發未發之真。

所謂隱見合一顯微無間也。位者清寧之意。育者長養之意。中和一氣三才同體。而其發竅在人。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秀。人心之中和。即是天地萬物之中和。天地非待人中和而始位。萬物非待人中和而始育。然而中和之氣本相通也。人心不中和。天地之中和自在。然而元氣不無傷也。人心中和。則裁成輔相。無所不宜。覺宇宙間皆一氣之周流。何者非命。何者非性。何者非道之顯。諸仁藏諸用。而脩道之教斯其至矣。老氏謂還丹復命。宇宙在手。佛氏謂清靜法身大千法界。皆蹈襲此旨。但吾聖人以大本行達道順。

性命之自然而二氏謂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見聞逆
流法忍無生是逆天之命拂人之性舍達道而求大
本遺顯見而索隱微豈中和禮樂之教哉至于刑名
術數支離務外之說益不足道矣

天命之謂性三語一篇要領道也者以下皆脩道之
教而性命行乎其中通篇所言不出此

天非蒼蒼之謂蒼蒼者天之小體耳天者大虛也大
虛無象言天則虛實有無圓滿言大虛則似落空中
庸宗範在安頓世界料理民物世界民物以天爲統
故首言天

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此切要之語性道體段學問工夫俱不違此道不遠人所以不可離遠人爲道即可離非道篇中反覆言費隱誠明天人無非發明此旨離者分析之名不但背道爲離凡教者學者分顯微分隱見分睹不睹聞不聞分知分行種種破裂之見等待湊合皆非自然不二不測之神蓋可析而分者卽是可離不可離者烏容分析乎

不睹不聞卽後章云聖人所不知不能者故惟有戒慎恐懼而已矣

中庸一篇教學者沈潛反約于身心性情間所謂闡

然日章也不睹不聞慎獨未發皆合隱見顯微而言
不待耳無聞目無見始爲不睹不聞不雜已發存未
發也共見共聞自有不見不聞在自家意念上事人
誰見得聞得戒慎恐懼只是意思乾乾非震驚不寧
之謂不見不聞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莫見莫顯
二語贊道無間內外大本達道通一無二君子戒懼
慎獨以致中和不可須臾離此也朱子以戒懼慎獨
分兩時兩事曰旣嘗戒懼于此尤加謹則是戒懼時
猶未甚謹也不成義理又以中和分屬天地萬物意
謂和本于中萬物本于天地然豈天地獨中不和萬

物獨和不中乎破裂甚矣

天地雖兩其實地皆天也陰陽雖兩其實陰皆陽也
動靜雖兩其實靜皆動也反觀自性生幾躍躍何嘗
有不動時卽獨居燕處事物未感耳目不交思慮不
起如此者恒人于一日之中不得一刻必斯時而后
戒懼則君子所戒懼者亦寡矣必至靜無感乃稱戒
懼如佛子趺坐觀空乃可是素隱之學也故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言隱微之不離見顯而見顯之卽隱
微也曰未發謂中發中節謂和言發不離未發而未
發卽存乎發也此千聖學脉動靜一幾中和一致知

行一源誠明交進不可偏廢所以民物爲體天地同
流與佛老異者此也朱子謂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不
知離動何處求靜離不睹不聞何處覓獨離戒慎恐
懼以何爲慎欲不寂滅如佛老何可得心上工夫大
端著力不得戒慎恐懼慎獨只心常惺便了破碎支
離愈作愈假君子通顯微隱見無時無處不戒慎恐
懼以慎其獨此道易簡直截必如朱說靜時戒懼動
時謹獨不惟戒慎謹獨分兩事不睹不聞與獨又分
兩時攪擾煩難莫適所從今人但向不睹不聞處戒
懼自然性命周流塵累全銷天靈惺惺卽便是察何

必別用省察乃爲慎獨乎若待念萌時方省察如捫漏舟不勝潰決矣

人但識得不睹不聞便自有戒懼意思識得獨便自有慎意思顯微隱見名異功同此間甚細難容破裂○世人不知道故馳逐于耳目見聞中庸根本性命教人常視于不睹聽于不聞向尋常日用處見道于隱微故孟子云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行著習察卽莫見莫顯之意故顯微兩字爲一篇樞要篇內再三提掇以此

中者無名之名猶恒言其間就裏箇中之謂故夫子

以兩端形容。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之間，所謂不測之神，便是中。在人卽是一點虛靈，與天命親體無二。故子思指定天命言人性，指定人性言中。極明顯，極隱微，極平常，極高遠。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大極卽人心，兩儀四象皆自人心發現。人心死，天地萬物滅。人心死，亦復無中庸。可知中和是大本達道，可知致中和能位天地育萬物。

喜怒哀樂，畧指人心情識言。並舉四者，以見含蓄非一端耳。發而中節，不定指四者日用一切應務酬酢皆是。而四者之發，失節最甚。

中和位育只是與道合真太虛同體所謂盡性以至
于命也天地覆載卽是吾性覆載萬物生育卽是吾
性生育天人渾同一炁性命原無二體不在形色象
貌上比擬不在推測占驗上附會凡中庸之言皆就
大本大源頭陶鑄運禮器樂記可參看

斂而藏之在不睹不聞而幾不容揜引而致之徧天
地萬物而用不能裁乃所以爲位焉育焉見乎隱顯
手微也

水母以蝦爲目蝦動卽水母行天地以人爲心人致
中和卽天地應其機相似

道體自然。人心上著一毫牽絆。便不自然。便不和。今人但理會中。不知理會和。云得中不愁和。譬如赤手捉虛空。畢竟無著。子思說和。卽中之實地。今學者空譚性命。澄心默坐。都被喜怒哀樂未發。賺却。不思除却。和何處更有中。儘去靜坐。分明是佛老。又道佛老是異端。豈不惑與。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自此至于路問強章。歷引夫子之言。明中庸之德。諸

章皆稱子曰。此獨稱仲尼以中庸發自仲尼上章推本天命。此首揭仲尼以聖繼天開斯道之傳也。篇內兩稱仲尼。極致歸美尊崇之意。中庸中正庸常也。反中庸以奇怪爲中庸也。時中卽中節之和。小人反中庸而亦謂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也。性命無間智愚。天理人欲同出異情。君子以欲爲理。小人以理爲欲。無忌憚者。發不中節之意。不戒懼慎獨。則無節放盜馳騁的然外騫。不識何者爲性。何者爲命。一竅虛靈都無管攝。如浪花風絮徵逐聲色貨利之場。牽引耳目口鼻之欲。雖日在天命人性之中。日顛越于天

命人性之外本有反無本易反難故曰及也敝起于無忌憚故君子戒慎恐懼焉可已邪

君子如虞舜顏淵大聖大賢惟中庸非有加也小人驚世駭俗所就愈卑故曰及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是謂時中時者活潑不拘而精研不爽與無忌憚相反惟戒懼爲能時

中庸卽道君子卽中庸道不遠人顯微無間究其極雖湯武猶是反之況下焉者乎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承上章言中庸而引此贊之見小人所以反中庸者正惟其須臾離而不能久也。啓下章不明不行之意。中正平常之理微顯不二有無交徹六合不能函其大一塵不能擬其微毫釐不動而天地全攝事爲不著而萬有兼資不可聰明測不可氣臭取不可材辯說愚不肖皆有而聖人不能盡故曰至矣與篇末至矣相應民卽上章小人下章賢知愚不肖久恒也鮮能久卽首章須臾離與下章行不能知擇不能守顯微隱見不實皆是也民冥也昏愚之稱道體不息人心有間天地聖人所以爲至德惟久耳凡民能久卽

是至德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民鮮能須至誠無息
純一不已方是知至至之不納諸陷穽知終終之不
限于期月顯微無間須臾不離方是能者後章惟天
下至誠惟天下至聖爲能盡爲能化與此至字鮮能
字正相應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承上章言民所以鮮能病在不知知者人性虛靈易

謂乾知。大學謂明德論語謂生知。三達德之首。卽天命之性。不睹不聞。隱而見微。而顯通乎已發未發。獨覺不昧者也。此知一醒。內境自清。此知一照。羣障皆破。此知作主。萬應皆真。原不與行作對。當體卽是行。人能率此虛靈。隨處坦途。有何不明。有何不行。蓋大本達德。中和自然。不可無心得。不可有心合。添一分則大過少一分。則不及。故孟子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人從心不踰。顏子欲從末由。知行合一也。恒人莫不有知。而逐妄背真。日遊于天命人性之境。日昏于聲色臭味之場。本明障蔽。當面錯過。卽使偶然相

應念力不堅轉眼成迷于是借聞見幫補借作爲湊泊而知行始分爲二故知必能行乃爲真知行必能知乃爲真行不明不可爲行不行不可爲知要之知先也今人思慮計較何嘗不知非行道之知行道之知神明默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今人之知皆情識作主小體用事聰明者過于機變昏愚者失之暗昧本明遮蔽如走昏衢道何由行乎今人日用踐履又何嘗不行非明道之行明道之行有事無忘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者也今人之行皆無主妄作隨血氣牽引好奇者當爲不爲卑汙者不當爲而爲靈幾

充拓不開振作不起道何由明乎神明不與躬行浹則作爲無主躬行不由神明主則情識成妄故天命之性顯微無間知行一貫而知爲本也人莫不飲食二語嘆知之難飲食知味借寓之辭猶誰能出不由戶云爾非徒以飲食知味爲知道也人雖離道道自不離人存乎覺與不覺知卽是覺覺卽凡夫轉聖迷卽聖墮凡夫故借飲食至近歎人不覺耳大學先致知意與此同近代儒者講良知云上智卽本體是功夫下學用工夫合本體本體卽知工夫卽行此知行合一之旨

愚不肖者知顯不知微行不著習不察日用而不知凡民也故爲不及賢知者知隱不知費見以謂知見以謂仁舍日用而求玄妙素隱者也故爲過之道以微顯合爲一貫學以知行合爲能化

大道圓融無知行無過不及無賢知愚不肖分段名象皆由對待生有知則有愚有賢則有不肖有過則有不及出此入彼懸解故難聖人從容中道無名無象渾然合真乃爲中庸

中庸知解不得鶻突又非故知愚同病任放不得執著又非故賢不肖同病家常茶飯就裏煞有至味今

人茶飯不離口。但不知味。民鮮中庸。以此如舜好問。察則一切知解俱忘。又不鶻突。如顏子隨擇隨守。則神明常主。又不執著。乃無前病。乃是飲食知味。人飲食至切要。至尋常。心在卽知味。心不在卽不知味。則知味亦非難事。上章民鮮久正坐此病。所以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

兩言我知之矣。言衆人將知行作兩般。聖人自會成一事。

賢知愚不肖受病同。而道所以壞。多由賢知。羣黎百姓日用飲食。不能壞道。子思憂人之爲道而遠人者。

故作中庸下文因引舜顏子所知行不過庸言庸德
孔子論強不過自矯道之費者愚不肖可與知可與
能而不以與賢知蓋賢知者意見多愚不肖者情識
少情識少則近自然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謂
中庸

始言不知不行末歸咎不知知爲主也大學五傳首
誠意此篇言誠明皆知行合一之理夫子憂民不可
使知故教人下學而上達由行造知也論語專言仁
亦此意

自古脩德凝道無過智仁勇三德智者虛靈之體卽

天命之性仁者躬行之實卽率性之道勇者奮發之功卽脩道之教知上也仁次也勇又次也其實一也上智之人清明在躬尋常日用不離不睹不聞之中宛然天命大本一念萬年永無退失如大舜自然先覺卽知是行顏淵服膺不違卽仁是知都著不得一毫氣毫容不得一分勉強乃天剛乾健自強不息天下之達德聖明之極軌也故曰中庸不可能唯聖者能之自此至問強章歷引聖言發揮此義

賢知之過卽下章所謂素隱若晉人清譚宋人理學中人以下語上者皆是夫道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

不知不能求道于聖人所不知能是以過耳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承上章言知行本無二道之不行祇爲見不真信不篤苟真見篤信尋常行處卽道故不行由不明也大知如舜卽知卽行大知者行所無事自然之明覺也以空虛爲寂照以意見爲聰明以記聞爲辨博皆非中庸之知自古稱濬哲文明匹夫爲天子功高業隆

惟舜弗可及而要其所爲舜者不在平九州誅四凶
重華協帝之蹟而在尋常知愚無過不及之間蓋明
主嘉謀嘉猷不越匹夫良能良知舜舍已從人自耕
稼陶漁至爲帝無非取諸人知出于獨見者常私出
于衆見者常公得于載籍傳聞者多疑殆切于尋常
目前者平實可據舜好問謙虛之至也邇言卽庸言
好察邇言平易之至也隱人惡揚人善寬恕之至也
執其兩端通融之至也執兩端不執一也天下無事
無物無兩端卽所謂一陰一陽之道無可無不可之
時知愚賢不肖過不及善惡好惡行藏用舍其顯者

耳聖人神妙不測。東無信果。如明鏡當臺。胡來現胡。
漢來現漢。卽夫子空空竭焉之意。中無定在。執兩端。
卽是執中。用中于民者。中在民心。與聖心通也。用舜
用也。用于民無我也。卽夫子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之意。蓋善善惡惡。可否從違。不越人心
之公。聖人虛中順應。觸處洞見。其至所謂聞一善言。
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耳。順心從與民共由。所以
爲大知道。所以行也。

論法聖智盛明曰。舜史臣稱其重華協于帝。意其有
絕德乎。好問察邇。乃其所以明目達聰也。隱惡揚善。

乃其所以命九官十二牧誅四凶也。執兩端用中于民，乃其所以百揆時序，四方風動，恭己無爲，垂衣裳而治也。故曰：道不遠人。

兩端者，不測之謂道一而已。一立兩分，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張子厚曰：一故神，兩故化。兩者中之所出，大虛之竅也。老子謂常有欲以觀其竅，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論語謂無適莫而比于義，易謂上下無常，不可爲典要，皆是物也。中不二，兩端不測，中不可執，執兩端卽允執其中，用中不執兩端，是于莫之中，不可爲允。兩端不但善惡，善之中復有兩端，兩端之中

又各有兩端不測之謂神執本無執惟聖人精義入神乃能用之兩端卽權權非聖人不能用用權卽是用中此理非一世一人之私乃天下古今千萬人之公故不用于已而用于民卽天下之達道也曰執曰用行卽知也知舉舜行舉顏子知爲上行次之知及之仁守之故曰知譬則巧聖譬則力

知舉大舜行舉顏淵世駭爲絕德而究其知行不越中庸子思責望在賢知故舜雖濬哲文明而所行皆平常好問不盈滿也好察通言不厭常也隱惡揚善不刻核也執兩端不偏主也用中于民不自是也所

以爲知之中庸而道無不行也。顏子三月不違仁而所知皆平常。擇乎中庸不窮高極遠得一善不徧物多識拳拳服膺不放佚怠惰所以爲行之中庸而道無不明也。故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承上章言道之不明由人以見解爲知影響虛見都非實地。引夫子言以實之世路分明兩條循理者吉。

從欲者凶。趨吉避凶。何待知者而后知。天下容有知
避禍而不免者。未有明知而甘心蹈之者。世人機械
變詐。釣名網利。豈不自謂極知。然而人已相形。名位
相軋。勝負相傾。猜忌媚妒。百出何異。罟獲陷阱。然竟
爲利慾所迷。疾走先驅。自投危險。死而無悔。彼自謂
極知。乃其極愚者也。此輩初未嘗學問。不能擇善。不
知之尤者矣。其次嘗學問矣。亦頗知乎中庸。辨擇事
理。非無偶中。而理不勝欲。如石火電光。一隙之明。旋
開復蔽。如此則與知陷阱而不避者。相去幾何。其不
智同也。惟顏子乎。夫子言顏子生平爲人。隨事觀理。

揀擇中庸遇一念一事心公理得當念如是終身亦如是雖歷利害毀譽顛沛造次永無迷失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者也如此行持乃爲真知道所以常明也本知率行聖人之事故舉大舜由行合知賢人之事故舉顏子神明莫如舜本體卽工夫德行莫如回工夫合本體不無差別而知行合則同皆君子之中庸也

兩曰予知皆務外之見不知避不能守皆就近裏近之疾走曰驅投入曰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掘地爲坎豎鋒刃其中陷猛獸者也期月匝一月猶所謂

日月至也。爲人猶言素行亦猶大知之言用于民皆知行合也。擇者汰除簸揚之意。汰除沙礫以求金。簸揚糠粃以取米。克治私欲以成中庸。與前執兩端彷彿行言執知言擇也不二曰一無惡曰善。卽中庸也。一善云者得不在多。顏子博約聞一知十。易簡而理得。所以爲中庸。拳拳固執貌。服膺佩之胸也。論語云如立卓爾。卽弗失也。蓋自知行分。學者見解多不難于擇得。難于保任。執虛解爲實證。雖擇未得。雖得未穩。君子貴終日乾乾。保任之而已矣。

善本同有人迷而不擇。卽一念偶合。旋復退失。服膺

如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也。佛氏機鋒。但取一念相應。不顧後來。所以與聖學異。

或謂一卽一貫之一。得一善卽止于至善。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謂每得一善。兩義不相違。工夫本體不離一。會得一亦可。不一亦可。顏子心上工夫。無處非一。無知非行。

虞舜大知。知卽是行。顏子爲人行處。證知語分兩則。知爲常主。行所以造乎知。而爲下學之階梯也。

第七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去聲可蹈也。中

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承上虞舜生知，顏子仁守，聖賢與道爲體，合下便是中庸，何其易也。中人以下，以人體道，有作卽差，又何難也。至易而至難，舉之而能勝者，天下之至勇也。故引夫子之言曰：凡天下事，知謀操守，氣鬼可用，皆無難事。如四海九州之大，欲區畫調度，使之均平，此才

識明達者可能也。爵祿以馭富貴人所貪戀誰能辭之。苟操守廉潔者可能也。白刃凶器人所畏避誰能蹈之。苟材力勇敢者可能也。三者雖難而非難。惟有三中庸之德不越天命人性。平常易簡。然苟私欲未化渣滓未融。未免偏倚參差。必戒懼慎獨。須臾不離。本立道行。中和兼致。不思不勉。如大舜兩端用中。方是能者。少用才識模擬。氣力擔負。思議助長。便乖自然。與天行之健了不相涉。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能其惟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曰強也。昔子路問強。夫子教之曰。強非徒勇猛過人之謂。宇宙風

氣不同民生習尚多偏南方卑下天氣溫暖北方高燥天氣栗烈故人氣習溫柔者謂南方之強猛厲者謂北方之強皆偏勝也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是爲汝當自強者抑所問在是與夫所謂南方之強以寬柔爲教如佛老之慈忍也橫逆之來忍受不報雖云異懦有長厚之風君子不去也若夫北方之強猛悍暴戾視兵甲如衽席雖至死而不厭此強梁之徒之所居者也要之暴戾君子所惡異懦亦君子所恥爾所當自強安在論理不論氣尚義不尚勇故君子和以與人則混俗而易流爲能矯其和之過而必不流雖

溫良可親耿介終不可轉也中以立已無所依傍則孤危而易倚惟君子能矯其中之偏而必不倚雖挺然獨立終不至傾欹也人情窮則固塞及得志則露洩無餘惟君子雖處利達而精神凝定不改其固塞之意富貴不能淫也恒情無事則矜名檢臨大節則震撼失措喪其生平惟君子雖危急存亡而從容就義至死不變也夫中和者性情也險夷者遭逢也人已各得生死不二不吐不茹道義之勇汝當自強者此也矯反正也情欲易縱矯而正之乃所爲強也首三事皆賢知之過恒情所難以形中庸之難見君

子之強也三事但取立辦不求當理當理亦卽是中庸堯舜均天下孔子辭魯司寇却萊兵則皆中庸矣非定以三事爲偏也白金色也蹈赴也南北不拘方以氣習得名南人亦有北氣習北人亦有南氣習東西人亦有南北氣習論強首舉柔弱爲君子矯而反之然後調以中和猶孟子逃墨歸楊逃楊歸儒之意要之涉世至理不外是天道北爲陰幽死地也南爲陽明生地也老子云柔弱有生之徒強梁者死之徒亦此意抑疑辭而汝也而強猶言自強古者扑作教刑寬柔以教并扑責不用也君子居之似柳下惠不

恭之類卧席曰衽金兵也革甲也和而不流四事見
大勇不外尋常不流之和亦便是發中節之不倚
之中亦便是未發之中處世及此亦便是顯微無間
之道和則易流中則易倚富貴喪志患難改節古今
通患于四不見矯于四矯見強雖矯非可以材技氣
鬼撐持撐持爲矯力盡還弛可暫難久此四者義精
仁熟無所勉強而浩然常伸于天地之間故曰君子
自強

四事一件難于一件中不倚難于和不流無道難于
有道

中庸之德平常易簡但著有爲便是襲取助長省力處卽得力處孟子云其爲氣也配義與道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本夫子告哀公語中庸之德不外三者故歷引聖言融會其旨上智知以兼仁勇中士仁以體知勇下士勇以造仁智大舜知也顏子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備而中庸可能可能卽強強者人心不息之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舜之神明乾行之健也顏子服膺介石之守也下此奮發有爲知恥之勇也大舜以下雖不言三德而義理分明朱註并爵祿三事與素隱一章皆分配無謂耳

第八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自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至子路問強章皆舉不離道之君子知仁勇之全德大聖大賢之能事中庸之模範也自此以下至君子素位章言道不在隱怪而在人倫日用間乃所以爲中庸素與素位之素同隱與隱微之隱同素隱以隱爲常如二氏之空寂是也素者不參和之名行怪謂不由經常也後世有述謂

惑世誣民之遠也。遵道而行，謂循塗守轍，俗儒格式之學，煩瑣艱難，故半途而廢，粉飾鋪張，終于無成也。依乎中庸者，顯微無間，事理通融，本立道行，須臾不離也。遯世不見知，不悔，卽易乾之初九，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遯世無悶，難遯世，不見是無悶，尤難，故易謂之龍德，依者與之爲體，依中庸，故遯世不見知，不悔，始是依中庸，此仲尼一生安身立命田地，與後章不驕不倍，三重寡過，闡然日章，血脉相應，不識不知，神化之境，可默識，不可迹象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又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卽遜世不知不悔之謂中庸實境顯微無間之妙用曾點畧窺此意故不答知爾之問其實曾點又添一頭亦一素隱也

素隱者以虛無爲常遺落世故如接輿佯狂避世節老波剝出家離顯爲微者也遵道而行者章句記問依傍摹擬離微爲顯者也君子依乎中庸顯微無間

者也

素隱與費而隱相反。素猶儉也。與費反。費而隱者莫見乎隱。合外內之道也。素隱者。耽空守靜。隱而遺費也。行怪與可知可能相反。素隱行怪。與素位而行相反。子云。吾無隱乎爾。故庸德之行。厭淺近。求幽深。所行必怪。非獨二氏。雖清譚廢事。理學偏上。均之素隱也。近代縫掖輩。株守章句。講程朱之學者。則謂之遵道而行者耳。

人情好異。故隱怪有迷人情厭常。故中庸不見知。君子寧爲此。不爲彼。所以依乎中庸。性命不離日用。聖

人何以異于人哉

這道而行者。視道爲有方之物。半途而廢。非卽止也。足疲曰廢。出門未遠。早已疲乏。苦難故爾。表記云。君子鄉道而行。中道而廢。俛焉曰有孳孳。亦未言止也。學無根蒂。尋枝摘葉。虛敝精神。罔厥有成。若中庸易簡。時習而悅。何疲勞之有。所以謂之吾弗能已。吾弗能已。便自依中庸。不爲素隱。費卽是隱。不必逾道。行卽是道。大本立。達道行。中和致。與天地萬物同流。人行不加窮。居不損。然而民鮮知味。雖有中庸。君子或遜世不用。甚者或非之。君子闇然淡簡。毫無怨悔。戒

懼在不睹聞之中至德入無聲臭之表此卽不顯之德尚綱之心天道不已聖人純一易所謂龍德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此章與知仁勇絕無干涉朱註分配無謂

第九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子思承上章自立言。君子之道。卽君子所依中庸之道。費浩繁也。卽首章所謂見顯也。隱。卽首章所謂隱微也。費而隱。卽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觀其散殊。愈出愈多。何其費。究其精微。無形無聲。又何隱。費則無往非道。費而隱。則無費非隱。蓋道本天命率性。宇宙何在非命。何在非性。雖愚不肖之夫婦人倫日用。所知所行皆性命。則皆道。況上此者乎。若是其費也。究極精微。不可見聞。不可思議。雖聖人生知安行。無所容其知能。況下此者乎。若是其隱也。天地大矣。無

處非天地今人古人共見共聞宜其無遺憾矣然人皆戴天而竟莫知天之所以高人皆履地而竟莫知地之所以深人見其昭昭撮土而不測其無窮廣厚雖目前至近焉能洞燭無遺憾也于其可知可能天地之大而見道之費焉于其不可知不可能有所憾而見道之隱焉其費也可語大而其大無外更無有能出其外承載之者矣其隱也可語小而其小無內更無有能入其內破析之者矣所謂費而隱如此然則斯道也神妙不測變動無方宇宙無一物不體日用無一事不在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道之昭

卷二
四二
察于上下間也可知君子之道言乎邇夫婦配合卽
化育之託始言乎遠乾坤廣大卽易簡之成能蓋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君臣上下之始也天地絪縕萬
物化醇是中和位育之成也近不遺遠不禦道所以
費而隱君子于造端之地戒懼謹獨以成參贊之用
者烏容已乎所以道不遠人也

隱卽中費卽庸隱在費中卽是未發在已發中不睹
不聞無聲無臭所以聖人亦不知不能也子云吾有
知乎哉無知也以此夫婦可知可能卽是和爲達道
聖人不知不能卽是中爲大本不知不能卽是戒懼

謹獨田地朱註謂如問禮不得位此等知能聖人
道中亦不過九牛之一毛何但問禮不得位耳欲恃
見聞以窮古今六合如入海算沙程正叔朱仲晦格
物之學聖教不爾

費隱與篇末闇然日章意通務浮華者撥本根故費
必言隱耽清虛者棄世務故隱不離費首言微顯中
言費隱末反復贊嘆微顯一篇大條貫朱子獨以下
八章分配豈他章皆無費隱乎然不言隱而費言費
而隱何也聖教以有爲經世間倫物現在實有聖人
料理人倫庶物神化虛無卽在裏先費而后隱者下

學而上達也。離物無道，離有無無究極精微，則又不得不謂之無。惟聖人卽有是無，恒人執有疑無，有無不得已而言，不言無不能妙有，故終之曰無聲無臭至矣。雖然，此子思之言，非仲尼之言。仲尼惟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

費而隱，猶言見乎隱微之顯云爾。有二名，非兩時兩事。體卽是用，用卽是體，可知可能卽是道之費，非更有道之費爲可知可能者也。其不可知不可能卽是隱，非更有道之隱爲不可知不可能者也。可知可能者卽是不可知不可能者，非更有隱藏于費之裏者。

也言費而隱本救世儒支離之敝若又分體分用對
癡人說夢矣

費者用財奢侈之名富人揮金如土曰費大道萬有
森羅泉流不息易曰廣生大生富有日新故亦曰費
然道易簡自然通靜而正何曾窺見道之費費是中
庸本色尋常處見隱爲盲眼人發寶山當面自不見
耳子貢云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終日見仲尼疑隱乎爾明眼人觸目黃金珠玉何隱
之有會此卽知顯微如一道不可離中庸具面目
世儒分理氣爲二氣有形理無形此因告子食色爲

性生之爲性孟子非之其實孟子未嘗以告子言爲非也世間道理由人發生人本血氣更分別人自入理自理不得今謂私欲由血肉生則可謂理義不由血肉生則不可理義由中出緣引由外來告子于內外親疏鵠突不明故孟子駁之非定以理氣爲二也子思費隱微顯知行合一之說皆以融會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意卽夫子一貫之旨

夫婦知能指男女之合爲萬物化生之本日用飲食作息帶在裏觀末語曉然

言費隱舉夫婦何也宇宙萬事萬物莫非陰陽剛柔

摩盪而生變化。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由人顯。陰陽在人。無過男女之合。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至其變化發育。萬有資生。性命各正。神妙不測。雖聖人何所容其知能乎。如五穀果實。其種植栽培。可知可能也。其發榮滋長。不可知不可能也。隱卽費之神處。微卽顯之妙處。不可知能。卽知能之無可知能處。非有二也。

夫婦知能全體是道。所爭悟與未悟。祇因愚不肖。故未悟。但悟處卽道。不爭多少。偶然一事一念相應。未得通透。故但曰可與。

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夫婦之知能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是聖人亦不知不能也。皆形容道體顯微。非以聖人與夫婦較長短也。愚不肖可知可能者。此道聖人所不知不能。亦此道。故謂之費而隱。

物小者易隱。天地大物焉。容隱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無處不是。人生百年。戴天履地。自少至老。宜其行著習察。洞然無畱憾矣。然明白易簡。莫如天地。幽深玄遠。亦莫如天地。從古列聖仰觀俯察。其微妙玄通處。終非人知力所及。故曰有憾憾者。缺恨之意。眼前境。

到底推勘不破所以缺恨卽後章生物不測之意
語大卽小卽大語小卽大卽小所以爲費而隱非判
然兩段也其布散充周無外人心量可通處皆道量
所包括處盡虛空界無窮復無窮莫非道也更誰出
其外面載之以斯謂之費其含藏精密無罅思議不
及處卽是道幾退藏處極渺冥內微塵復微塵終不
見道更誰入其內而破之以斯謂之隱

可知可能等閒便露出是謂造端到究竟田地神妙
不測莫知所以然而然昭昭撮土看天地尋常可見
到廣生大生人知力測度不得千古大惑何況有憾

○載者以彼物承藉此物破者以此物鑽入彼物道
惟一耳卽大卽小卽內卽外當體渾淪誰載誰爲所
載誰破誰爲所破釋語芥子納須彌毛端現寶王塔
蹈襲此理

案有精研詳核意猶觀察監察之察言道幾無處不
透徹也上下察猶言徹上下天命率性何在非是升
降飛揚浮沈不定方所故不曰察上下而曰上下察
上下二字連絡形容道體活潑之象

造端夫婦本體卽是工夫創始曰造猶兩端之端易
言陰陽剛柔仁義三才皆兩也在人爲夫婦在物爲

牝牡在事爲動靜而人道爲本男女構精乃化生之
始閨門屋漏實政教之源故易上經首天地下經首
男女傳曰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上下禮義倫常所以生萬事萬化所以出學問道
德依此立從古豪傑不透此關將大道知能作情識
窠臼貪戀執迷一墮坑塹萬事瓦解苟能于此不惑
不溺如天地咸恒無心有別則戒懼慎獨以致中和
脩齊治平參贊位育次第舉矣不曰察天地乎故下
章舉子臣弟友不復言夫婦承造端而言也

言道費而隱二氏儘有與聖人混同處言造端乎夫

婦則二氏無安身立命處矣故曰素隱行怪君子惟素其位而行豈其棄室家無妻子然後爲脩行乎

子思以費隱兩字發揮中庸之道又以夫婦知能卽聖人不知不能形容費隱可謂精義入神朱子謂夫婦之愚以下專言費不惟道理破碎且文義偏枯解釋不去乃援孔子問禮不得位爲不知不能天地覆載偏寒暑不正爲人憾粗淺甚矣愚不肖可知可能是費聖人不知不能是隱天地之大是費人有所憾是隱大莫載是費小莫破是隱飛躍上下合費隱造端察天地亦合費隱惟其費而隱所以微而顯卑而

高近而遠也。朱又云：「隱具費中，別有隱可言，則不得爲隱。」此意是禪家機鋒。聖賢立言明道，已說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言隱亦復何妨？又云：「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使人神識飛揚迷惑，無所底止，果若此，則篇中言隱微言未發之中，皆迷惑人心，使之神識飛揚者也。」儻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非與？

第十章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顧。

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承上章言費而隱，卽物皆道，非別有道在。強人合之也。夫婦之道，夫婦卽是父子。君臣之道，父子君臣卽是兄弟朋友之道。兄弟朋友卽是，以至語默動靜之道。語默動靜卽是，更無等待湊泊。隱見微顯妙合而凝，所謂聖人不知不能，卽是愚不肖可知可能者，不

還人也。苟人有心爲道，離費求隱，離顯求微，離已發求未發，厭平常，忽易簡，謂聖賢爲絕德，認性命爲秘傳，但涉強求，便乖自然，何可爲道？詩有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柯，斧柄也。則，法也。執此柯伐彼柯，雖法則不遠。然睨而視之，彼此猶爲兩物。若道當體卽真，率之皆是。君子但以人道治人身，人改卽止，豈容別求？所謂不遠人，以爲道也。莫如忠恕。忠，卽率性也。中，心存主，忠也。如，心順應，恕也。赤衷直達，畧無辭飾，瞞迷卽此是率性，違道何遠？違去也。如施諸己，不願中心爲忠也。卽不以此施於人，如心爲恕也。如此施行。

卽是性命田地故曰道不遠丘嘗用此自反子臣弟
友之人卽孝弟忠信之道言語躬行之間卽平常易
簡之理求之人而已未能言之口而行不顧則浮靡
欺詐之習勝而主忠行恕之功疎違道遠矣丘責人
先反諸己己未能不敢責人惟此庸常之德體驗之
必力不足則加勉也惟此庸常之言尚口之必戒有
餘不敢盡也言行相顧表裏如一欲爲君子何可不
慥慥爾矣慥慥固執貌此忠恕近道以人治人不遠
人爲道者也

此與素位而行兩章是中庸實地遠人爲道不獨素

隱行怪凡涉有心卽違自然顏子未忘卓爾猶是與
道未化夫婦率性自然亦是得道一端闕竅無多得
力處不罣絲毫費力時扛鼎徒然中庸所以易而難
也

人卽是天氣卽是道故曰仁也者人也除却人情別
無天理故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除欲無處更有
心故曰道不遠人兼人已而言以我視人爲人以道
視我亦人人惟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上言夫婦
此言子臣弟友盡乎人而道備矣離人言道便是空
譚素隱忠恕兩字一章樞紐人人忠恕則分願各得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何遠之有

改而止卽夫子與進不與退唯何甚之意人有良心
猛然改悔時卽與聖同體如爲子不孝一念悔與大
舜曾參不遠惟民鮮能久在改時一念自難過求舜
距相違只幾希教人學人不越中庸

忠恕兩字互根忠以基恕存不專則發不直恕以行
忠達不順則真不顯體用交資通顯微合內外之道
夫子告子貢單舉恕是強恕之法人不能本忠行恕
故教之強恕以合忠向人已較量能近取譬爲仁之
方也忠恕不盡此已欲立立人已欲達達人大公順

應方是忠恕全體徹上徹下聖凡共由朱子泥作下學解失之餘詳大學齊治章

忠是透底真心運出一真不二卽恕恕載忠出無忠不能恕無恕忠不達究而論卽忠信也違道不遠卽率性之謂曾子以當一貫廣大精微便是致中和中爲未發之真性忠爲欲發之真情和不乖乎中而合乎中之節恕不異乎忠而合乎忠之願前後非兩也如心之如自如忠心非如人心之云能如忠心運出更無轉換遮畱則大用顯行內外一貫心體光明洞達道可近矣中間畧有轉換遮畱卽是心不如此顯

微爲二存發爲兩襲取機變萌而人我天淵大道茅塞矣近代講良知卽忠恕非有異說

遠人爲道祇爲不忠恕忠恕卽是以人治人責人反己卽是忠恕朱註分貼望人愛人責人三段破裂不成章

君子之道四卽忠恕不遠之道責人還自責正是不願勿施衷腸求卽願也求乎子求愜所願于子以用也用所求乎子者自爲子也事父未能卽不願勿施於父也所求乎子忠也事父未能恕也求子不願則事父勿施卽爲子忠事父恕而孝之道不遠于子矣

餘三做此平常爲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卽是孝弟忠信之德心得曰德平常曰庸行卽強恕而行孝弟忠信之德也父兄平常教子弟孝弟忠信莫非善言謹者反躬內省恥其不逮也已未能故行不足求諸人故言有餘不足有餘就行恕時體勘分數如此兩不敢卽忠恕真心言行相顧實地勉以補言之有餘不盡以待行之不足勉則自不敢輕言求人不盡自不得不力行脩己回視曰顧惟恐失貌慥慥塞意胡不者非一言一行也小人無忌憚則任情不顧行如飄風言如流水君子慥慥然固塞一言加人反顧自家

行處一行出身。反顧平日言處。三迴九轉。言呐呐不出口。行汲汲如有求。故曰。胡不慥慥。猶言何可不爾也。慥慥。戒懼慎獨。闇然惡文之狀。與輕薄浮華。士殊趣。

君子之道四。以下皆忠恕近道之事。所求乎子四段。推己及人。忠恕自訟之心也。庸德之行。以下。敏事慎言。忠恕自盡之事也。身口心三者。精神聚會。顯微無間。人已周流。皆忠恕之實德也。

庸德之行。以下。見君子反求諸己。主忠行恕一段。真精神力量脩己。卽以治人。人已兼成。大學絜矩平天。

下之道不越此所以不遠人謂之中庸

士君子日用隨身規矩不外言行兩端向人已較勘最易猛省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言出身加民行發通見遠君子欲戒懼慎獨致中和于言行加之意而已言不越子臣弟友行不外孝弟忠信卽是斂華就實淡簡溫之君子不遠人爲道之實地

第十一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承上章道不遠人隨寓卽是人在性命中如魚在水中何處離得人惟不致命率性計較拔緣百寶紛起天真斷喪而去道遠君子素其位行卽聖人時中無意必無固我中庸之化境也無文曰素五味不和謂之素味五色不染謂之素絲彈琴不歌謂之素琴今人齋戒曰素此言素位猶莊生言顏子心齋卽中和之意釋氏言本來面目襲用此旨君子心體居淨純一無雜納之塵垢之中嶮然不滓般之紛華之場涅

而不緇位無常而心有常境雖變而中不變是曰素其位前云素隱者一味玄虛遺事忘物此云素位者一味尋常安分守已故素位則行乎其當行素隱則行乎其所不必行也既云素位又云不願外素以存主言不願以絕累言外緣不絕則存主不靜不願外則素位愈安素言心位言遇行言事素富貴心不變于富貴也行乎富貴行富貴所當行之事也餘三皆然順境一通境三諺云事不如意常八九理數固然四者循環始乎富貴則不能不貧賤貧賤則親戚疏故生夷狄如蠶如髮故生患難始富貴終患難否

泰人所時有。至患難而窮極矣。君子惟以素心應之。行所當行。則處一化齊。無入不自得。入卽隱微之意。有罣礙。則不能入。入亦不能出。顯微無間。則行手無迹之途。出乎不肩之戶。獨往獨來。斯謂之自得。非得於外而得于內。不望得于人而自得于己也。位雖多般。上下二者該之。居上有一毫過求于下。卽是陵。居下有一毫過求于上。卽是援。踐踏曰陵。扳緣曰援。二者皆生于求。求貪也正己。卽是素位行。無求於人。卽是不願外。無怨尤。卽是自得。

凡身所寓卽位。離位皆外也。但素位行。則隨處安樂。

但願外卽未免扳援陵轍未免于求得失是生懊惱
情逐境遷性被氣使不中不和將人我世界結成睚
眦窠臼怨天尤人長戚戚無處可銷矣所以君子正
己卽是素位而行不正己而言素位必至耽空守寂
有疎放之癖有推諉之私怨尤病根未淨豈真素位
者故佛氏以恩親爲冤以眷屬爲魔皆生于不正己
而求人願外之爲累也正己則性情理中和致欲寡
氣平居易俟命隨處皆得而怨尤化矣人心收斂則
自安閒放逸則生捏抗君子小人險易所以分易卽
素也險皆外也君子言居小人言行不居而行行卽

外矣

素位而行。中庸至境。素猶常也。常于位者。隨在無方。常于隱者。專守靜虛。素位則費而隱。素隱則隱遺費。孔子上律下襲。居上不驕。爲下不信。生今從周。遯世不見知。不悔不爲。已甚聖之時。皆卽所謂素位而行也。

人自虛無來。還自虛無去。萬事皆然。一真常住。則素位而行。萬緣俱息。則不願乎外。如是者。與虛無同體。何境不可入。何入不自得。蓋道本自然。天自覆地。自載。日月自明。四時自行。百物自生。人目自視耳自聽。

手自持足自行遇親自孝遇長自敬饑自食渴自飲
萬般現成豈由安排故曰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
而至者命成之者性三者皆自然君子所以素其位
而行也釋氏言無生是法住法位蹈襲此旨

素位而行此理微妙玄通釋氏譚上乘解脫無罣礙
皆襲此理但聖人以行爲地以正已爲行故雖脫然
無累而無荒蕩遺漏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隨寓安行
乃真素位者釋氏侈言無礙而背親滅倫毀形出家
以生爲苦海以世爲火坑妄希解脫不正已而求人
怨尤莫大焉譬則逃雨何解脫之有益信中庸本自

然聖道之爲大也

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古本屬下章朱子章句以繫此章之末取反求與正己相似然素位行之君子豈有失正鵠之事仍舊冠下章義理深長

第十二章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承上章正己無求引夫子之言以明行道之基卽末

章闇然日章遠近風自微顯之意正鵠者射侯之的射者不中的不外求之正鵠而反求諸其身百步之外始于括庾之中也君子體道期向高遠始于卑近亦猶是耳蓋身者射之自卑近者高遠之自微顯之間有幾存焉故孟子曰智譬則巧非可襲取于顯而忽于其微也家庭日用和妻子宜兄弟孝父母皆事之可知可能共見共聞者道之造端自此始好合志意合也如鼓瑟琴聲相應也翕亦合也耽樂之久也宜相安也拮拮通家屬也夫子言家人相得則父母之心順遂矣夫室家和平父母安樂從古聖賢治國

平天下存神過化不外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也佛老得罪聖人惟其失乎此聖道中庸惟其得乎此君子所宜反求也前章夫婦子臣弟友含此章意下章大孝達孝達道達德九經皆承此章雖至誠之極功亦惟經綸大經耳所以爲卑近而高遠也

求諸己與求諸人是聖道與二氏分別處聖人見道不離天命人性除性命無道人各率其所爲人便是蕩平之路二氏拋却自己向世界人物搏量所願不得遂命曰苦海併己身作陰塵假合父母妻子作魔

障擗棄不勝怨尤皆生于不反求能反求諸身而道
不可勝用矣世路險巇一切盡平故曰正己而無求
則無怨學問到無怨處甚不易孔顏樂處惟不怨耳
○遠近高卑于無漸次中論漸次雖二名非二道登
有高卑同此山行有遠邇同此路故曰道不可離若
遠邇不同途高卑有兩體即可離非道也從古掀天
揭地之功只在尋常人倫庶物間

中庸之德致中和而已人心中和無踰孝弟仁讓恒
情偏狠暴戾常恣縱于家人妻子兄弟間故惡逆莫
大乎不孝弟中和位育由家庭始下章舉舜文武周

公之事故先言此所謂必自卑近也

此一章包後五章古今帝王興廢聖明作述可知可能者皆人也顯也卑近也其知不能者天也微也高遠也舜以匹夫有天下文武以世德致王周公成先制禮孔子不得位而繼統帝王凡所以脩諸已達諸天者皆不越人倫事物馴至聖神功化之極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父母妻子卑近卽人事之顯鬼神高遠卽天道之微

第十三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

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齋明盛服以承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恪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亦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承上章言高遠而引鬼神以明道之費隱所謂孝弟
之道通于神明者也顯者常卑近隱者常高遠顯者
易言隱者難狀隱而見微而顯莫如鬼神故引夫子
之言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物有聲音象貌則隔
礙而不能相體鬼神無形無聲故能體乎物物不能
遺之蓋陰陽之氣往來變化以妙萬有而其與人接
莫顯于祭祀之時精爽威靈能使天下人內焉齋明

外焉盛服以奉承之洋洋然彷彿無象而若有象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者所謂隱而見微而顯其在斯乎詩云鬼神來格不可測度沉可厭射不敬正謂此耳此豈空虛幻化乃天命人性之實理誠也此誠在兩間則昭明君蒿著爲百物之精此誠在人心則齋明純一結爲如在之象所以微而能顯不可揜如此故曰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卑近而高遠也○德猶言道鬼神得之爲德盛卽費隱微顯之意體物言爲物之體體故自不能遺不雜曰齊不昏曰明承奉也洋洋仿像貌詩大雅抑之篇格至也射數通

厭怠也。微之顯，猶言微而顯，誠實也。卽易所謂無妄。鬼神之神，在人卽心也。

鬼之言屈也。神之言伸也。屈，歸也。伸，來也。歸不知其所自往，故曰鬼。來不知所自伸，故曰神。總之陰陽之靈氣在天地爲化育，時行物生是也。在人爲精神，聰明靈爽是也。在物爲魂鬼，生死聚散是也。在事則爲動靜起居作息是也。而人者鬼神之會，人心虛明卽是神，血肉蠢動卽是鬼。晝而開寤卽是神，夜而昏寐卽是鬼。生而陽明卽是神，死而幽暗卽是鬼。推之于變萬化，總不離此卽道之費而隱也。

鬼神甚隱微其明顯著見莫如祭祀先王制祭祀通
幽明合人神微顯合一之教也故古人重祭不侮暗
室不媿衾影心思無欺學術無僞戒愼隱微皆所以
質諸鬼神不疑也帝王大孝不過廟享文武制作先
郊社禘嘗以此故下章引祭祀

問誠不可揜如何易曰精氣爲物精氣卽誠物卽鬼
物鬼神變化不過天地精氣精氣妙用不過人心人
心卽鬼神也如方士符咒厭禁皆用自己元神元神
卽是誠誠無妄物各得其本來謂之無妄如天子精
氣通天地則能格天地子孫精氣通祖考則能格祖

考又如巫史祈禱各有符呪字號依法召請其神立降巫史亦莫知其所以然雲從龍風從虎誠也假如季氏旅泰山子孫祭他人其神不享不誠也亦便是誠不可揜之理

言鬼神莫如易易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此鬼神正訓一幾相乘往以致來來以逆往變化不測故爲德之盛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卽鬼神之爲德也萬事萬物不離陰陽不但牝牡合之謂陰陽不但祭祀如在之謂鬼神陰陽變化卽鬼神鬼神精靈卽人心鬼神也陰陽

也道也誠也一也近而一呼一吸遠而天地終始小
而一物之成毀一事之利鈍大而國家之興廢古今
之升降微而一念之起滅顯而萬事之經綸凡不離
屈伸往來消息盈虛者皆鬼神也其應無方其變無
窮不行而至不疾而速可通萬年于一息可齊方寸
于千里所謂泰山非大秋毫非小彭松非壽殤子非
夭者皆鬼神之謂也是故大舜文武震世勲業不過
尺蠖之一屈古今人事世代升沈不過寒暑之一推
盈虛消息小大理齊故通鬼神之說者卽知天下無
物非鬼神矣今人不知體物不遺謂人死則爲鬼神

惟祭祀則有鬼神其說起于祭義附會周易而失之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天地之間孰非物孰非魂孰非變而祭義謂人死形歸于土爲鬼其氣發揚于上爲神夫神在天地間豈盡死人之氣之所化與如謂生爲人死爲鬼神則是鬼神惟死有祭有主死不主生主幽不主明能陰不能陽偏缺不全何稱盛德何稱體物不遺恒人作此解故祭祀一時粗與鬼神交其他皆昏昧放逸日用惟人焉有鬼神不思人卽鬼神萬事萬物卽鬼神起居食息卽鬼神視聽言動應事接物卽鬼神人能常如

祭祀齊明盛服。如其上。則至誠無息。顯微無間。是謂知鬼神之情狀。則可以通幽明之故。與生死之說矣。形骸非我有。鬼神之凝聚也。精神非我有。鬼神之莫爽也。生死去來。鬼神之乘運變化也。是故知體物不遺之道者。盡性至命。生死齊。晝夜通矣。或曰。言鬼神不言生死。何也。曰。生實有可言。死虛無難言。善言死者。言生。言鬼神。便是言生死。知鬼神。卽是知生死。二氏言因果地獄鍊形脫化。亂幽明之故。反有無之。常怪誕不足信也。或曰。人有垂死見幽冥者。何也。曰。病劇。魂鬼恍惚。識情幻化爲夢。非真常之理。不可言。

誠。鳥可言有曰無有。何以有祭祀。曰祭祀人道也。人死形銷氣還虛。而子孫卽形氣之餘。事死如生。猶祖考未死。事亡如存。猶祖考未亡。然而祖考實死矣。亡矣。子孫之誠敬卽祖考子孫之精神卽祖考。故曰誠之不可揜。雖謂之未死未亡亦實然也。然則又有上帝后土郊禘配以祖考者何也。曰亦誠之不可揜也。天者生氣之祖。上帝者祖炁之靈。天之主也。猶人身百骸皆靈。而心一竅爲主宰也。故謂之帝。其實帝卽天也。天下人物之靈皆帝也。靈氣洩于人最秀。故曰天心人也。天也。人也。帝也。一也。如祖考與子孫一也。

人心各自有上帝。祖考也。形散而靈氣歸虛。如水在瓶。瓶破歸海。時或結聚爲鬼物。終亦必散耳。不散則不合。不滅則不生。如人身無呼。不吸。無吸。不呼。呼吸相循。息息不窮。此幽明之故。晝夜之道。生死之說。通一無二。皆鬼神之德也。故曰。知死者知生。善死者善生。鬼神不離日用。生死亦不離日用。夫子開示季路。不過如此。或曰。鬼神有爲厲者。何也。曰。二氣得常。往來時序。生順死安。人神不侵越。則永無妖邪之患。若二氣偏沴。淫滯不通。於是有神降鬼哭。種種怪事。亦是精氣游魂。爲妖爲孽。妖孽由人心生。人心得常。妖

孽自銷。君子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自無鬼怪。神異之事。有之。亦不勝德矣。或曰。祈禱之說。何如。曰。此卽祭祀如在之理。天地間草木瓦礫。皆有靈氣。依人則顯。不依人則氣不能自聚。今方士致鬼物。皆由精氣聚煉而成。人學其術。用自己元神。借符呪演試。其鬼立至。不假人氣。雖符呪不驗。誠之不可揜也。或曰。此鬼未至以前。在何處。旣去以後。歸何處。曰。有無聚散。陰陽不測。無聲無臭。所謂神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若有在處。卽不謂神。無思無爲。寂然不動。

聖人洗心退藏之密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體物不遺者也故其要在
人心人心未發之中亦便是鬼神歸藏之處未可言
傳未可象求也或曰輪迴之說何如曰元氣在天地
間往來循環不息有之然造化無心性命各正若云
此物今身是彼物前身如此世上人物合有定數始
得偶爾亦是妖孽非化生之正不足據也或曰天堂
地獄有諸曰此因襲百昌歸土其氣發揚于上之說
加緣飾耳二氏亦自謂權乘人死形毀神散卽有天
堂地獄以何往受若陰魂無歷劫不散之理大凡二

氏之言皆竊聖人餘緒流爲怪誕其言鬼神尤甚鬼神兩字亦自聖人發佛語侏儻焉識所謂鬼神云者俗儒舍聖言而謫求二氏予所謂割聖道以奉佛老者耳

此章以後言葬祭達道九經三重皆是禮家本色禮卽是道禮履也執禮能立便是中庸執中執禮一也自此篇獨行學者登枝捐本道與禮幾爲二物矣事人事鬼一也誠不足以孚鬼神卽不可以理民物故下章論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皆舉葬祭郊廟之禮見仁孝誠敬格于上下幽明無二所以爲中庸

所以爲費而隱微而顯也

第十四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法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斯道垂統於堯舜舉舜見帝之所以爲帝亦中庸也匹夫有天下無爲而治惟是父母底豫而天下化其格天受命亦不過行孝精神苞孕發越雖安富尊崇

之極祇成就古今一大孝子而已矣大者無上之稱
德爲聖人是天與人歸諸福之本宗廟饗如祭法禘
黃帝郊饗祖顓頊宗堯之類子孫保如虞思封虞胡
公封陳之類舜年百有十歲故曰壽屢言必得者匹
夫爲天子功高業隆人詔爲希奇而夫子以天道斷
其必然乃所謂中庸也詩大雅假樂之篇嘉善也樂
愛也猶言豈弟憲憲詩作顯顯宜安也人羣臣保護
也佑助也申重也受命曆數在躬也與下章贊武王
意畧殊舜無爲武王未免有爲舜純乎天武王未免
人力故舜爲天子言德爲聖人武有天下言戎衣績

緒舜言必得武言不失與論韶武五臣十亂同

言大孝本諸天卽夫子告哀公云仁人事親如事天
事天如事親孝子成身之意舜以父事天天以子命
舜使尊養其親故謂之孝得乎大父母而因得乎父
母故謂之大孝有缺在下不得乎親非尊爲天子以
天下養不足盡其底豫非大德不足以裕天受命故
通篇不言事親但言大德乃所以事天事親而爲孝
之大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據舜事論之篤加厚也
栽培傾覆皆篤也栽培種植也培愛養也傾毀壞也覆
護庇也栽者傾者人也培之覆之天也如岳牧之薦

王分得自盡生者之情也。然天下各言其子，故制禮使人各隨分自盡。如天子諸侯世繼，父子同爵者，勿論。假如大夫之子爲士，父死以大夫禮葬而祭以士祭，雖殺而生者之分盡，則情亦盡矣。如士之子有爲大夫者，葬雖以士而祭則以大夫，使生者因分加隆，正所以推上祀之心達諸下也。其制爲喪禮如期年之喪，士庶人終限至大夫，則降爲大功。天子諸侯則絕蓋服，輕分尊親不敵貴也。若三年之喪，自庶人至天子同蓋三年，爲父母之喪，子于父母無貴賤一也。此又推文武孝先之意而達之上下也，無非成文武。

之德也

葬以送死故因死者之爵春秋書卒必序爵是也祭以報本故用生者之祿士無田則不祭是也

按儀禮期喪不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是也有旁親之期爲伯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天子諸侯不降惟旁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雖旁期而生者與死者貴同亦不降又如諸侯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是猶爲諸父昆弟服期也再世之君不臣諸父是猶爲諸父服期也大夫之諸父昆弟與昆弟之子及衆子爲大夫死則大夫亦爲服期三

年之喪不但父母古適孫爲祖父母爲長子妻爲夫
喪皆三年今云無貴賤一豈皆不降邪父母之喪三
年而儀禮又云父在爲母期惟加杖十一月練十二
月祥十五月禫與凡期異則是親喪亦有不三年者
矣周禮司服云享先王袞冕先公鷩冕則是祀先公
猶侯禮也或云王禮而侯服然使袷禘先公先王同
堂安得一時爲兩服周禮言恐未可據耳

追王之禮周以前有矣故商頌于契稱玄王周不王
后稷遠也降服之禮周以前無之故檀弓縣子云古
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期喪以下有降貴貴之義自

周始耳。文武之德孝先之德卽生者之情也。生者稱王故追王。生者爲天子故祀用天子。此達文武欲盡之意于上也。臣子祭祀皆隨生者之分。生者爲士則祭以士。生者爲大夫則祭以大夫。此推文武上祀之意達于下也。皆所以成文武之德而喪禮因祭併及喪以爵降。雖同爲成先之禮而意較重親喪無貴賤使人人自盡則孝思達之無窮矣。

不言父爲諸侯以上者卽下例上也。禮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天子之子始爲諸侯諸侯之子始爲大夫者皆得祭禰而皆用生者本爵曾用天

子禮禘文王于周公廟。僭也。孔子歎周公衰而不欲觀。以此或因杞宋用郊。夏父弗忌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遂謂父諸侯子大夫者。祭皆以諸侯。然則父天子子諸侯者。卽祭以天子乎。魯頌之事。叔季之失。豈禮與春秋之義與。

文王稱無憂。與舜稱無爲畧同。舜所遇者。千古難得之君臣。文王所遇者。千古難得之父子。此一時也。故虞舜揖讓而治。文王以完節終時中也。武王當殷周改革。天命人心亟重。必反彼一時也。戎衣而有天下。亦時中也。周公之制作。孔子之道德。亦然。舜必得名。

武王不失名。舜必得壽。武王末受命。舜以匹夫坐致尊富饗保無續。造制作之勞。而風動時雍。純乎天也。周家祖孫父子累世積功。而后尊富饗保制禮作樂。而后太平。盡人以奉天也。故舜言大孝。武王周公言達孝。

中庸本禮書。舜文武周揖讓征誅郊社禘嘗葬祭之禮。三德五道。九經三重。居上爲下。不驕不倍。皆禮之大者。而戒懼中和爲本。此聖人雅言之意。故君子疑道莫大乎崇禮。後儒摘取此篇。與大學獨行。博約之意荒矣。

按史周紀文武合稱王以周道盛于文而紂亡不始于武也故周公相武王誅紂皆稱文考不自以爲功此聖人孝思非文考本意牧野事成卽追王文考故史以文武合稱詩書稱二后猶虞史堯舜同典也後儒附會謂文王末年稱王武王不改元謬也觀夫子稱文王無憂戎衣有天下實自武王始稱武周達孝善繼述與舜孝異可知善繼述云者繼以不繼述以不述故命曰達不達則窮亦以釋武王周公之憂焉耳

第十六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
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
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
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
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此章言武王周公之孝而舉其祭祀之禮仁孝誠敬
之義對天地格祖考所以致治平者不外此與前鬼

神章相應道不通極于鬼神不見高遠不託始于孝
思不見卑近君子明乎祭祀之義則知微之顯矣達
孝與上章達乎天子諸侯大夫之達文同意異達通
也通天地鬼神通人倫物理通子孫臣庶至古今時
勢損益變態無所不貫通乃能善繼述而爲達孝故
觀所制祭祀之禮詳委周悉非知周萬變者能創制
立法盡善盡美使死如生亡如存乎故曰達也朱註
云天下通謂之孝猶孟子言達尊此與善繼述何干
善繼述正解達孝存諸心爲志有緒未伸故須繼見
諸行爲事有迹可据故須述人卽祖考續先緒有天

下成文武興制作卽善繼述也春秋以下舉其事而贊其義之精卽微顯之意脩脩飾也宗器宗廟祭器或曰先世所藏重器赤刀天球河圖之類裳衣先祖衣冠藏于寢者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新穀宗廟之禮謂宗族子孫助祭者所立班次也昭穆本廟次神主左右之名左昭右穆父昭子穆父穆子昭父子不共昭穆親近別疑也孫與祖共分尊無嫌也說詳王制與祭統凡宗族子孫助祭在廟者亦以此爲序故曰序昭穆春秋傳云管蔡郕霍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据史周自后穆至文王十五世文

當居穆至武王十六世武當居昭文之昭文王子也武之穆武王子也序謂左右不相雜父行左則子行右左右同行則以長幼爲先後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宗廟之禮也爵謂公侯卿大夫士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同姓序昭穆異姓序爵然昭穆中亦有貴賤如周公文昭位冢宰羣昭豈得不讓之序事謂選擇而使賢謂才能辦事旅衆也酬導飲也先酌自飲導之後酌奉之曰酬祭將畢主人洗爵獻長兄弟及衆兄弟而賓子弟兄弟之子弟各洗解酌自飲乃洗酌奉其長其長受而奠之不卽飲賓

將以酬兄弟之黨。兄弟將以酬賓之黨。遂舉所食爵自飲。而后酌奉之。其黨又各轉相酬。下至沃洗者無不及焉。皆先自飲。導人曰。旅酬。卑幼曰下。尊長曰上。旅酬之始。卑幼各先酬其長上。及長上相酬。卑幼又各爲其長上洗酌。故曰下爲上也。逮賤謂徧及卑幼者。使皆得蒙一獻之禮也。燕毛。謂祭終燕飲而毛之毛之者。別其毛髮之黑白也。周禮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祭畢。賓客歸。畱同姓諸臣燕于寢。坐黃髮于上。列黎首于下。以序年之長幼。所以尊父兄耆老。而爵在所畧矣。踐猶立也。位。謂主祭者所立之位。所尊

所親死亡皆指祖考孝子就位行禮奏樂致敬致愛
于祖考宛然如祖考生存所謂善繼述也鄭註其字
皆指先祖太拘至極也天理人情之極一毫有歉則
化裁不中而會通有礙武周盡制盡倫繼志述事無
毫髮遺憾所以孝至而稱達也郊祭天唯天子行之
社祭后土庶人皆行之后土卽地也古王者郊天配
以地陰從陽故但言事上帝而后土包舉矣社禮雖
通上下此則王者之大社故并郊言之鄭註謂爲省
文未也禘祭帝也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曰禘
三王始祖皆古帝子故祭始祖之父謂之禘禘以春

嘗以秋嘗食也。百物秋成可食也。郊社事上帝。所謂
唯仁人爲能享帝也。禘嘗事先。所謂唯孝子爲能享
親也。郊社因祭祀。并及禘嘗。卽上春秋祖廟之祭也。
詳舉事天地祖宗之禮。明仁人孝子精意通于治國
也。言通于治國者。明禮義之精。孝所以爲達也。禘嘗
之義。統括上文序昭穆五段之義。仁孝一心。神民一
理。達者能融會貫通。不達者謂鬼神爲冥漠。政事爲
粗迹。裸將爲虛文。顯微未徹。愚不肖所以不及賢。知
所以大過也。烏能達郊特牲云。禮所以尊尊其義也。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

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卽此意。示視同言易見也。鄭作置。此章之祭。皆武王周公所行。天子禮引以見達孝。與前章達乎上下之達異。前章言達主于推廣同仁之至也。此章言達主于化裁精義之至也。朱註皆以通于上下解誤矣。

明堂位云。季夏六月。禘太廟。祭統亦云。夏祭曰禘。祭義又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云。春禘秋嘗。愚按。春禘近是。禘本大祭。春爲時首。以陰陽之義論。陽氣盛于春。陰氣盛于秋。近代祭祀皆用春秋二仲。古今應同。詩云。春秋匪解。饗祀不忒。此章前言

春秋後言禘嘗其義曉然夏祭曰禴禴淪也。以水淪菜言薄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淪祭。蓋夏暑不可田獵牲殺故未可禘。雜記云七月而禘孟獻子爲之。周七月夏五月則春禘寔古禮也。鄭又據緯書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考之春秋書禘不書祫禘卽祫也。故稱大事合食曰祫禘則合羣主于太廟祭之子孫合食先祖歲首一舉乃爲稱情。三年五年不已疏乎。王制謂天子諸侯四時常祫然則禘嘗二祭或者皆祫故二祭重與。魯頌云秋而載嘗白牡騂剛。周公牲白魯公牲騂此亦嘗祫之一徵也。天地祖宗大事

同春郊天祈穀則宗廟有禘秋明堂享帝則宗廟有嘗皆大事也故并舉之

舜孝言大武周孝言達蓋舜以匹夫有天下垂衣裳而治前難爲作後難爲述今古無兩故曰大武周以君公世業易侯爲王制禮作樂經綸化裁變通盡利故曰達春秋脩祖廟四句是行禮序昭穆五段卽行禮之義通于治國所以爲達非尋常奉先之孝而已序昭穆辨賢辨貴賤逮下序齒等皆爲政大端大本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孝先在此治天下亦在此若區區禮文何以爲孝何以爲達

禮記通解卷十八終